

## 第三十四回

邪魔侵正法

意馬憶心猿

却說那怪把沙僧網住，也不來殺他，也不會打他，罵也不會罵他一句，綽起鋼刀，心中暗想道：『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知禮義；終不然我饒了他性命，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？——噫！這多是我渾家有甚麼書信到他那國裏，走了風訊，等我去問他一問。』那怪陡起兇性，要殺公主。

却說那公主不知，梳妝方畢，移步前來，只見那怪怒目攢眉，咬牙切齒。那公主連陪笑臉迎道：『郎君有何事這等煩惱？』那怪咄的一聲罵道：『你這狗心賤婦，全沒人倫！我當初帶你到此，更無半點兒說話。你穿的錦，戴的金，缺少東西我去尋。四時受用，每日情深，你怎麼只

想你父母，更無一點夫婦心？」

那公主聞說，嚇得跪倒在地，道：「郎君啊，你怎麼今日說起這分離的話？」那怪道：「不知是我分離，是你分離哩！我把那賤禿驢來，算計要他受用，你怎麼不先告過我，就放了他？原來是你暗地裏修了書信，教他替你傳寄；不然，怎麼這兩個和尚又來打上我門，教還你回去？這不是你幹的事？」公主道：「郎君，你差怪我了。我何嘗有甚書去？」老怪道：「你還強嘴哩！現拿住一個對頭在此，却不是證見？」公主道：「是誰？」老妖道：「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和尚。」

原來人到了死處，誰肯認死，只得與他放賴。公主道：「郎君且息怒，我和你去問他一聲。果然有書，就打死了，我也甘心；假若無書，却不枉殺了奴奴也？」那怪聞言，不容分說，輪開一隻鐵箕大小的藍靛手，抓住那金枝玉葉的髮萬根，把公主揪上前，摔在地下，執着鋼刀，却來審沙僧；咄的一聲道：「沙和尚！你兩個輒敢擅打上我們門來，可是這女子有書到他那國，國王教你們來的？」

沙僧已細在那裏，見妖精兇惡之甚，把公主攆倒在地，持刀要殺，他心中暗想道：『分明是他有書去，救了我師父。此是莫大之恩。我若一口說出，他就把公主殺了，此却不是恩將仇報……罷罷罷！想老沙跟我師父一場，也沒寸功報効，今日已此被縛，就將此性命與師父報了恩罷。』遂喝道：『那妖怪不要無禮！他有甚麼書來，你這等枉他，要害他性命！我們來此問你要公主，有個緣故。只因你把我師父捉在洞中，我師父曾看見公主的模樣動靜，及至寶象國倒換關文，那皇帝將公主畫影圖形，前後訪問。因將公主的形影問我師父沿途可曾看見，我師父遂將公主說起，他故知是他兒女，賜了我等御酒，教我們來拿你，要他公主還宮。此情是實，何嘗有甚書信？你要殺就殺了我老沙，不可枉害平人，大虧天理！』

那妖見沙僧說得雄壯，遂丟了刀，雙手抱起公主道：『我一時粗鹵，多有冲撞，莫怪，莫怪。』遂與他挽了青絲，扶上寶髻，軟款溫柔，怡顏悅色，撮哄着他進去了；又請上坐陪禮。那公主是婦人家水性，見他錯敬，遂回心轉意道：『郎君啊，你若念夫婦的恩愛，可把那沙僧的繩子略放鬆些兒。』老妖聞言，即命小的們把沙僧解了繩子，鎖在那裏。沙僧見解縛鎖住，立起來，心

中暗喜道：『古人云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我若不方便了他，他怎肯教把我鬆放？』

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壓驚。吃酒到半酣，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，取了一口寶刀，佩在腰裏，轉過手，摸着公主道：『渾家，你且在家吃酒，看着兩個孩兒，不要放了沙和尚。趁那唐僧在那國裏，我也趕早兒去認認親也。』公主道：『你認甚親？』老妖道：『認你父王。我是他駙馬，他是我丈人，怎麼不去認認？』公主道：『你去不得。』老妖道：『怎麼去不得？』

公主道：『我父王不是馬掙力戰的江山，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。自幼兒是太子登基，城門也不會遠出，沒有你這等兇漢。你這嘴臉相貌，生得這等醜陋，若見了他，恐怕嚇了他，反爲不美；却不如不去認的還好。』老妖道：『既然如此說，我變個俊的兒去便罷。』公主道：『你試變來我看。』好怪物，他在那酒席間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。真個生得——

形容典雅，體段姣姣。言語多官樣，行藏正妙齡。才如子建成詩易，貌似潘安擲果輕。頭上戴一頂鵲尾冠，烏雲斂伏；身上穿一件玉羅裙，廣袖飄迎；足下烏靴花摺。

腰間繫帶光明，丰神真是奇男子，簪紵軒昂美俊英。

公主見了，十分歡喜。那妖笑道：『渾家，可是變得好麼？』公主道：『變得好！變得好！你這一進朝啊，我父王是親不滅，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飲宴，倘吃酒中間，千千仔細，萬萬個小心，却莫要現出原嘴臉來，露出馬腳，走了風訊，就不斯文了。』老妖道：『不消吩咐，自有道理。』你看他縱雲頭，早到了寶象園。按落雲頭，行至朝門之外，對閤門大使道：『三驂馬特來見駕，乞爲轉奏轉奏。』那黃門奏事官來至白玉階前，奏道：『萬歲，有三驂馬來見駕，現在朝門外聽宣。』

那國王正與唐僧敘話，忽聽得三驂馬，便問多官道：『寡人只有兩個驂馬，怎麼又有個三驂馬？』多官道：『三驂馬，必定是妖怪來了。』國王道：『可好宣他進來？』那長老心驚道：『陛下，妖精啊，不精者不靈，他能知過去未來，他能騰雲駕霧，宣他進來，不宜他也進來，倒不如宣他進來，還省些口面。』

國王准奏，叫宣把妖宣至金階。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禮。多官見他生得俊麗，也不

敢認他是妖精。他都是些肉眼凡胎，却常做好人。那國王見他聳察昂霄，以爲濟世之梁棟，便問他：『驃馬，你在那裏居住？是何方人氏？幾時得我公主配合？怎麼今日才來認親？』那老妖叩頭道：『主公，臣是城東碗子山波月洞人家。』國王道：『你那山離此處多遠？』老妖道：『不遠，只有三百里。』國王道：『三百里路，我公主如何得到那裏，與你匹配？』

那妖精巧語花言，虛情假意的答道：『主公，微臣自幼兒好習弓馬，採獵爲生。那十三年前，帶領家童數十，放鷹逐犬，忽見一隻斑斕猛虎，身驮着一個女子，往山坡下走。是微臣兜弓一箭，射倒猛虎，將女子帶上本莊，把溫水溫湯灌醒，救了他性命。因問他是那裏人家，他更不會題「公主」二字。早說是萬歲的三公主，怎敢欺心，擅自配合？當得進上金殿，大小討一個官職榮身。只因他說是民家之女，纔被微臣留在莊所。女貌郎才，兩相情願，故配合至此多年。當時配合之後，欲將那虎宰了，邀請諸親，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殺。其不殺之故，有幾句言詞，道得甚好。說道——

「托天托地成夫婦，無媒無證配婚姻。前世赤繩曾繫足，今將老虎做媒人。」

「臣因此言，故將虎解了案子，饒了他性命。那虎帶着箭傷，跑蹄剪尾而去。不知他得了性命，在那山中，修了這幾年，煉體成精，專一迷人害人。臣聞得昔年也有幾個取經的，都說是大唐來的唐僧，想是這虎害了唐僧，得了他文引，變作那取經的模樣，今在朝中哄騙主公。主公啊，那繡墩上坐的，正是那十三年前馱公主的猛虎，不是真正取經之人！」

你看那水性的君王，愚迷肉眼，不識妖精，轉把他一片虛詞，當了真實。道：「賢駙馬，你怎的認得這和尚是馱公主的老虎？」那妖道：「主公，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，穿的也是老虎，與他同眠同起，怎麼不認得？」國王道：「你既認得，可教他現出本相來看。」怪物道：「借半盞淨水，臣就教他現了本相。」國王命官取水，遞與駙馬。那妖接水在手，縱起身來，走上前，使個「黑眼定身法」，念了呪語，將一口水望唐僧噴去，叫聲「變！」那長老的真身隱在殿上，真個變作一隻斑斕猛虎。此時君臣肉眼，觀看那隻虎，生得——

白額圓頭，花身電目，四隻蹄，挺直嶢嶢；二十爪，鈎彎鋒利。獠牙包口，尖耳連眉。獐狍壯若大貓形，猛烈雄如黃犢樣。剛鬚直直插銀條，刺舌辟辟噴惡氣。果然是隻

猛斑斕，陣陣威風吹寶殿。

國王一見，魄散魂飛，謊得那多官，盡皆躲避。有幾個大胆的武將，領着將軍校尉，一擁上前，使各項兵器亂砍。這一番，不是唐僧該有命不死，就是二十個僧人，也打爲肉醬。此時幸有丁甲，揭諦，功曹，護教諸神，暗在半空中護佑，所以那些人，兵器皆不能打傷。衆臣嚷到天晚，纔把那虎活活的捉了，用鐵繩鎖了，放在鐵籠裏，收於朝房之內。

那國王却傳旨，敕光祿寺大排筵宴，謝駙馬救拔之恩。不然，險被那和尚害了。當晚衆臣朝散，那妖魔進了銀安殿，又選十八個宮娥彩女，吹彈歌舞，勸妖魔飲酒作樂。那怪物獨坐上席，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豔質嬌姿。你看他受用飲酒。至二更時分，醉將上來，忍不住胡爲，跳起身，大笑一聲，現了本相，陡發兇心，伸開鐵箕大手，把一個彈琵琶的女子，抓將過來，掐咋的把頭咬了一口，嚇得那十七個宮娥沒命的前後亂跑亂藏。你看那——

宮娥悚懼，彩女忙驚。宮娥悚懼，一似雨打芙蓉籠夜雨；彩女忙驚，就如風吹芍藥舞春風。摔碎琵琶顧命，跌傷琴瑟逃生。出門那分南北，離殿不管西東。磕損玉面，撞破嬌容。

人人逃命走，各各奔殘生。

那些人出去，又不敢吆喝；夜深了，又不敢驚動；都躲在那短牆簷下，戰戰兢兢不題。

却說那怪物坐在上面，自斟自酌，喝一盞，扳過人來，血淋淋的啃上兩口。他在裏面受用，外面人盡傳道：『唐僧是個虎精！』亂棒亂嚷，嚷到金亭館驛。此時驛裏無人，止有白馬在槽上吃草吃料。他本是西海小龍王，因犯天條，鋸角退鱗，變白馬，馱唐僧往西方取經。忽聞人講唐僧是個虎精，他也心中暗想道：『我師父分明是個好人，必然被怪把他變做虎精，害了師父。怎的好？怎的好！大師兄去得久了，八戒、沙僧，又無音信！』他只捱到二更時分，却纔跳將起來道：『我今若不救唐僧，這功果休矣！休矣！』他忍不住，頓絕韃繩，抖擻鞍轡，急縱身，忙顯化，依然化作龍，駕起烏雲，直上九霄空裏觀看。有詩爲証：

三藏西來拜世尊，途中偏有惡妖氛。今宵化虎災難脫，白馬垂韉救主人。

小龍王在半空裏，只見銀安殿內，燈燭輝煌。原來那八個溜堂紅上，點着八根蠟燭，低下

雲頭，仔細看處，那妖魔獨自個在上面遍法的飲酒吃人肉哩。小龍笑道：「這厮不濟走了馬脚，識破風訊，躡風稱鈍了吃人，可是個長淮的！却不知我師父下落何如，倒遇着這個潑怪。且等我去戲他一戲，若得手拿住妖精，再救師父不遲。」

好龍王，他就搖身一變，也變做個宮娥。真個身體輕盈，儀容嬌媚。忙移步，走入裏面，對妖魔道聲萬福：「駙馬啊，你莫傷我性命，我來替你把盞。」那妖道：「斟酒來。」小龍接過壺來，將酒斟在他盞中，酒比鍾高出三五分來，更不漫出。這是小龍使的「逼水法」。那怪見了，不識，心中喜道：「你有這般手段？」小龍道：「還斟得有幾分高哩。」那怪道：「再斟上再斟上！」

他舉着壺，只情斟，那酒只情高，就如十三層寶塔一般，尖尖滿滿，更不漫出些須。那怪物伸過嘴來，吃了一鍾，扳着死人，吃了一口，道：「會唱麼？」小龍道：「也略曉得些兒。」依腔韻唱了一個小曲，又奉了一鍾。那怪道：「你會舞麼？」小龍道：「也略曉得些兒，但只是素手，舞得不好看。」

那怪揭起衣服，解下腰間所佩寶劍，掣出鞘來，遞與小龍。小龍接了刀，就留心，在那酒席

前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丟開了花刀法。那怪看得眼吃，小龍丟了花字，望妖精劈一刀來。好怪物側身躲過，慌了手脚，舉起一根滿堂紅，架住寶刀。那滿堂紅原是熟鐵打造的，連柄有八九十斤。兩個出了銀安殿，小龍現了本相，獨起雲頭，與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殺。這一場，黑地裏好殺怎見得——

那一個是碗子山生成怪物，這個是西洋海罰下的真龍。一個放毫光，如噴白電；一個生說氣，如迸紅雲。一個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間，一個就如金爪狸貓飛下界。

一個是擎天玉柱，一個是架海金梁。銀龍飛舞，黃鬼翻騰。左右寶刀無怠慢，往來不歇滿堂紅。

他兩個在雲端裏，戰殺八九回合，小龍的手軟筋麻，老魔的身強力壯，小龍抵敵不住，飛起刀去，砍那妖怪。妖怪有接刀之法：一隻手接了寶刀，一隻手拋下滿堂紅，便打。小龍措手不及，被他把後腿上着了一下，急慌慌按落雲頭，多虧了御水河，救了性命。小龍一頭鑽下水去。那妖魔趕來尋他不見，執了寶刀，拿了滿堂紅，回上銀安殿，照舊吃酒睡覺不題。

却說那小龍潛於水底，半個時辰，聽不見聲息，方纔跳將起去，踏着烏雲，徑轉館驛，還變作依舊馬匹，伏於槽下。可憐渾身是水，腿有傷痕。那時節——

意馬心猿都失散，金公木母盡凋零。黃婆傷損通分別，道義消疎怎得成？

且不言三藏逢災，小龍敗戰。却說那猪八戒，從離了沙僧，一頭藏在草料裏，拱了一個豬渾塘。這一覺，直睡到半夜時候纔醒。醒來時，又不知是甚麼去處，摸摸眼，定了神思，側耳纔聽。噫！正是那山深無犬吠，野曠少雞鳴。他見那星移斗轉，約莫有三更時分，心中想道：『我要回救沙僧，誠然是「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」……罷罷罷！我且進城去見了師父，奏准當今，再選些驍勇人馬，助着老豬，明日來救沙僧罷。』

那猓子急縱雲頭，徑回城裏。半霎時，到了館驛。此時人靜月明，兩廊下尋不見師父，只見白馬睡在那廂，渾身水溼，後腿有盤子大小一點青痕。八戒失驚道：『雙雨氣了！這亡人又不

曾走路，怎麼身上有汗，腿有青痕？想是歹人打劫師父，把馬打壞了。」

那白馬認得是八戒，忽然口吐人言，叫聲「師兄」，這獸子嚇了一跳，扒起來，往外要走；被白馬探探身，一口咬住皂衣，道：「哥啊，你莫怕我。」八戒戰兢兢的道：「兄弟，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了？你但說話，必有大不祥之事。」小龍道：「你知師父有難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不知。」

小龍道：「你是不知！你與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，思量拿倒妖魔，請功求賞，不想妖魔本領大，你們手段不濟，奈他不過。好道着一個回來，說個信息是，却更不聞音。那妖精變做一個俊俏文人，撞入朝中，與皇帝認了親眷，把我師父變作一個斑斕猛虎，見被衆臣捉住，鎖在朝房鐵籠裏面。我聽得這般苦惱，心如刀割。你兩日又不在，不知，恐一時傷了性命，只得化龍身去救。不期到朝裏，又尋不見師父；及到銀安殿外，遇見妖精，我又變做個宮娥模樣，哄那怪物，那怪叫我舞刀他看，遂爾留心，砍他一刀，早被他閃過，雙手舉個滿堂紅，把我戰敗。我又飛刀砍去，他又把刀接了，摔下滿堂紅，把我後腿上着了一下；故此，鑽在御水河，逃得性命。腿上青是他滿堂紅打的。」

八戒開言道：『真個有這樣事？』小龍道：『莫成我哄你了？』八戒道：『怎的好？怎的好？你可掙得動麼？』小龍道：『我掙得動，便怎的？』八戒道：『你掙得動，便掙下海去罷，把行李等老豬挑去高老莊上，回爐做女婿去呀。』

小龍聞說，一口咬住他直裰子，那裏肯放，止不住眼中滴淚道：『師兄啊！你千萬休生懶惰！』八戒道：『不懶惰便怎麼？』沙兄弟已被他拿住，我是戰他不過，不趁此散火，還等甚麼？』小龍沉吟半晌，又滴淚道：『師兄啊，莫說散火的話。若要救得師父，你只去請個人來。』八戒道：『教我請誰麼？』

小龍道：『你趁早兒駕雲回上花果山，請大師兄孫行者來。他還有降妖的大法力，管教救了師父，也與你我報得這敗陣之仇。』八戒道：『兄弟，另請一個兒便罷了。那猴子與我有些不睦。前者在白虎嶺上，打殺了那白骨夫人，他怪我攔掇師父，念緊箍咒。我也只當要子，不想那老和尚當真的念起來，就把他趕逐回去。他不知怎麼樣的惱我，他也決不肯來。倘或言語上略不相對，他那哭喪棒又重，假若不知高低，撈上幾下，我怎的活得成麼？』

小龍道：『他決不打你。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。你見了他，且莫說師父有難，只說：「師父想你哩。」把他哄將來，到此處，見這樣個情節，他必然不忿，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併。管情拿得那妖精，救得我師父。』八戒道：『也罷，也罷。你倒這等盡心，我若不去，顯得我不盡心了。我這一去，果然行者肯來，我就與他一路來了；他若不來，你却也不要望我，我也不來了。』小龍道：『你去，你去，管情他來也。』

真個獸子收拾了釘鈿，繫束了直裰，跳將起去，踏着雲，竟往東來。這一回，也是唐僧有命，那獸子正遇順風，撐起兩個耳朵，好便似風蓬一般，早過了東洋大海，按落雲頭，不覺的太陽星上，他却入山尋路。

正行之際，忽聞得有人言語。八戒仔細看時，原來是行者在山凹裏，聚集羣妖，他坐在一塊石頭崖上，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，分班排班，口稱『萬歲大聖爺爺。』八戒道：『且是好受用！且是好受用！怪道他不肯做和尚，只要來家哩！原來有這些好處。許大的家業，又有許多

的小猴伏侍！若是老猪有這一座山場，也不做甚麼和尚了。如今既到這裏，却怎麼好？必定要見他一見。」

那猢猻子有些怕他，又不敢明明的見他，却往草崖邊，溜阿溜的，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當中擠着，也跟那些猴子磕頭。不知孫大聖坐得高，眼又乖滑，看得他明白，便問：「那班部中亂拜的是個夷人，是那裏來的？拿上來！」

說不了，那些小猴，一窩蜂，把個八戒推將上來，按倒在地。行者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夷人？」八戒低着頭道：「不敢，承問了；不是夷人，是熟人，熟人。」行者道：「我這大聖的部下羣猴，都是一般模樣，你這嘴臉生得各樣，相貌有些雷堆，定是別處來的妖魔。——既是別處來的，若要投我部下，先來遞個脚色手本，報了名字，我好留你在此，隨班點扎。若不留你，你敢在這裏亂拜！」

八戒低着頭，拱着嘴道：「不差！就拿出這副嘴臉來了！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幾年，又推認不得，說是甚麼夷人！」行者笑道：「抬起頭來我看。」那猢猻子把嘴往上一伸，道：「你看麼？你

認不得我，好道認得嘴耶！」行者忍不住，笑道：「猪八戒。」他聽見一聲叫，就是一轆轤跳將起來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我是猪八戒。」他又思量道：「認得就好說話了。」

行者道：「你不跟唐僧取經去，却來這裏怎的？想是你沖撞了師父，師父也貶你回來了，有甚貶書，拿來我看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曾沖撞他，他也沒甚麼貶書，也不曾趕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無貶書，又不曾趕你，你來我這裏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想你，着我來請你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他也不請我，他也不想我。他那日對天發誓，親筆寫了貶書，怎麼又肯想我，又肯着你遠來請我？我斷然也是不好去的。」

八戒就地扯個慌，忙道：「委是想你，委是想你。」行者道：「他怎的想我來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在馬上正行，叫聲『徒弟』，我不曾聽見，沙僧又推耳聾，師父就想起你來，說我們不濟，說你還是個聰明伶俐之人，常時聲叫聲應，同一答十，因這般想你，專專教我來請你的，萬望你去走走，一則不孤他仰望之心，二來也不負我遠來之意。」

行者聞言，跳下岸來，用手攙住八戒道：「賢弟，累你遠來，且和我耍耍兒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哥